

影音館 《白雪公主之魔幻復仇記》

——二次創作，配樂救亡

■文：大秀

本年，兩齣同樣以白雪公主故事改編的電影《魔鏡·魔鏡：白雪公主決戰黑心皇后》和《白雪公主之魔幻復仇記》亦已先後上映。大概，最能讓觀眾記起的，就是超長的片名和各自拿原著來「二次創作」的下場……本週要講的，是由姬絲汀史超域、查理絲花朗和基斯威士夫夫為主打的《白雪公主之魔幻復仇記》，把白雪公主變得男仔頭，一吻醒來未見Happy Ending就得先上戰場，比一睡不起更慘，生死疲勞。負責原創音樂的就是James Newton Howard。

在處理新世代電影的層面上，JNH未必每次也得心應手，如《叛徒狂花》、《綠燈俠》、甚至近來的《飢餓遊戲》，總覺得他寫起來有點綁手綁腳，略為沉悶——網上評論更有人認為他寫的《神風終極戰士》也算是近年較出色的作品！這回在《白》一片，JNH似乎又回勇不少。故事裡文戲都是襯托，動作，才是主打；雖然電影推進緩慢，但JNH的配樂肯定是不少閱場的「注目點」，在文戲部分感情滿溢（如〈I'll Take Your Throne〉、〈Something for What Ails You〉），在動作場面又令人脈沸騰（如〈White Horse〉、〈Escape From The Tower〉、〈You Cannot Defeat Me〉

等），這氣魄足以彌補某些場面中的力有不逮（或嚴格來說分散觀眾注意力），JNH居功至偉！

說到注目，本片的三大巨頭中，肯定是姬絲汀史超域最受注目：2002年，只有12歲的她，跟影后萊迪科士打在大衛芬查的《房不勝防》中飾演母女，想不到當年下兜兜兜的她，幾年後真的變天鵝——2009年她憑着《吸血新世紀》裡頭Bella一角功上位；而在該系列緩慢「發展」的過程中，姬絲汀又演過幾齣Teen Movie以外的作品，例如有關Rock女Joan Jett的《粉紅天后》和獨立片《幸福手絹》（當然不是山田洋次那齣啦！），機會，還是滿多的。成名又成年，在演過像花木蘭那樣強悍的白雪公主後，姬絲汀讓人期待的作品並非《吸血新世紀》最終章，而是巴西導演Walter Salles的《On The Road》，因為，聞說姬絲汀將有露點演出，真正的注目！



新碟上架

■文：任道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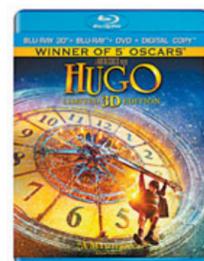
《雨果的巴黎奇幻歷險》 Blu-ray

表面上看來，《雨果的巴黎奇幻歷險》不過是部落魄孤離歷險的故事，然而實際上，情節說不上有何歷險之處，給片名誤導了。主角是個12歲的小孩雨果，他藏身於火車站，整天就是在修理亡父留下的機械人，他相信，當中定有些訊息隱藏其中。然而，火車站長官和站內的糖果店店主卻不斷阻撓他，可幸的是他遇上了熱愛冒險的少女伊莎貝，更與她成了好友，一同向為揭開機械人的方向而進發。巧合的是，原來伊莎貝的教父就是那個糖果店店主，他叫佐治爸爸。

雨果雖然是故事的主角，但當中最重要角色，卻是佐治爸爸，又或是默片。佐治爸爸其實就是佐治梅里耶斯，他是創新特技開名的電影大師，拍攝的默片數目超過二百部。然而，佐治梅里耶斯本來是個魔術師，但後來1895年的時候，第一部電影誕生了，那是火車駛進火車站的一個畫面，由於那時的人沒有看過電影，這樣具動感的畫面，讓觀眾真的以為是列車撞向自己了。佐治梅里耶斯也覺得畫面很震撼，於是在1896年購買了他第一台攝影機，開始製作他的電影。

也可以說，電影也是一種魔術，佐治梅里耶斯滿腦子都是關於魔術的構想，到電影誕生的時候，他的想法就更加能實現出來，將魔法伎倆融入畫面當中。快鏡、淡入、淡出的技巧，都是由他「發明」的。《雨果的巴黎奇幻歷險》說的雖然是上個世紀的故事，卻以3D的形式去表達，也有一種新舊交替的意味在內，3D也是一種特別效果，在影片上3D遇上默片，感覺就更有趣了。但更重要的是，特別效果從來都是腦海的想像成真的方法，偏偏如今的電影，卻是一種純粹賣弄的伎倆，怎能不讓人嘆息？馬田史高西斯卻沒有賣弄，還很真切地向這位電影魔法大師致敬，叫人尊敬。

《雨果的巴黎奇幻歷險》的影碟也有3D和2D兩個版本，如果大家家中備有播放3D影碟的器材，自然是推介大家去看3D版。影碟中還包括介紹佐治梅里耶斯的特輯，找到他的後人接受訪問，對了解他很有幫助。另外也有簡短的製作特輯，大家會發現到一些看似平平無奇的畫面，背後原來也有不少視覺上的「魔術」運用得到，彷彿就是向佐治梅里耶斯致敬般。



視事追擊

■文：洪嘉

《新娘面具》 遭香港冷落的歷史劇

做這行的，都愛明星。於是夏季韓劇紛紛開播時，本港媒體爭相報道的，是回歸小螢幕的張東健，是翻拍日本的《仁醫》。即便周三、四晚的水木劇延續了朴有天、河知雲等主演的混戰，本地討論的是蘇志燮的《幽靈》，與金宣兒的《I Do I Do》，然而在收視方面力壓《幽靈》與《I Do I Do》，由一眾新人擔旗演出的歷史劇《新娘面具》卻備受冷落，不但沒有本地媒體報道，連韓劇迷都沒有討論。因為我們都只懂得明星。張東健已不用多說了，其新作《紳士的品格》毫無例外地成為矚目之作；《幽靈》主演是紅極一時的蘇志燮，金宣兒的代表作是席捲東南亞的《我是金三秀》，論名氣論地位，隨便一個都足以把《新娘面具》打入冷宮。



事情偏偏變得有趣。最被看好的《幽靈》，在水木劇混戰中收視包尾，金宣兒以僅破十的成績穩守第二位，《新娘面具》則以12.7%的成績，領跑周三、四晚的收視榜——雖然本港觀眾仍然對此劇興與趣缺缺。

《新娘面具》是劇集改編自漫畫家許英萬的同名作品——說起這位老先生，本地觀眾一定十分陌生，他那些被改編成影視作品的，卻無一例外成為年度十大之一，如《食客》、《老千》、《我愛你》等劇——故事以朝鮮的日治時代為背景，描述戴上新娘面具的無名英雄反抗日軍的故事。

說歷史，大抵嚇怕不少觀眾。富家子弟遇上窮家女，刻薄男主角傾家蕩產之類，劇情最是煞食，偏偏《新娘面具》即使有愛情線，卻也遮遮掩掩。至截稿日，劇集播映了兩集，男女主角還只見了兩面，豈不「虛」煞了觀眾？主演《新娘面具》的是這兩年冒升極快的新人朱元。其首部劇集是在國民劇《麵包王金卓求》中飾演男配角馬俊——這裡忍不住又開來，本地免費報紙報道即將在香港播映的韓劇《擁抱太陽的月亮》是韓國史上收視最高的劇集，資料實在錯誤得離譜。雖然此劇收視甚高，然而其最高收視率逾42%——韓國每年總有幾部熱門劇集有此成績，隨便地一齣《麵包王金卓求》來，最高收視逾50%，然而在史上最高收視榜上，也要排在二十名以後，而《擁抱太陽的月亮》這個「史上最高」，卻根本連五十大也擠不進。

朱元的第二套劇集是收視相當不俗的周末劇《鵲橋兄弟們》，《新娘面具》是他的第三套劇集。劇中他飾演的李江山是個力爭上游的大好青年，然而當時是日治時期，父親因反日死於非命，哥哥江山同樣參與獨立運動而在一場戰事中腦部受創成為傻子。為了生活得更好，江山當上了刑曹，成為日本軍政府的走狗。偏偏命中遇着一個戴上新娘面具的無名英雄，屢次刺殺日本軍官，劫走朝鮮起義軍頭目。受命要消滅新娘面具的李江山卻意外發現對方原來便是自己的哥哥李江山，而他本人亦逐漸接替哥哥的工作，成為新一代的新娘面具，當上為朝鮮自由獨立與奮戰的孤獨的無名英雄。

這齣歷史劇本地沒有人討論，大抵是因為大眾都不關心歷史真相，更不關心民族的未來。

國寶導演 新藤兼人的最後來信



■松山戰爭歸來，並沒有生的喜悅，反而處在失落與迷惘中。



■女主角友子和丈夫一別，從此生死兩茫。



■友子（左）終於和松山擺脫戰爭的陰影，重建生活。

日本著名國寶級導演新藤兼人，於去年以99歲高齡完成《戰場上的明信片》，之後，他多次公開宣佈這是他人生的最後作品，果然一語成讖，上周二(05/29)他於家中與世長辭，享壽100歲。新藤兼人畢生貢獻電影，最廣為人知的是他於二次大戰後創立「近代映畫協會」，以有限的資金及資源製作了多部題材多樣化，在日本本土及國際屢獲殊榮的經典電影，因此被譽為日本獨立電影的先驅。新藤兼人於「近代映畫協會」早期所執導的電影，多以直接或間接手法表達反戰反軍國主義的思想，尤以《原爆之子》(1952)為代表，該片以慘受原爆之苦的兒童和家庭去批判戰爭的殘酷，說明戰爭遺毒的深遠延綿，令人心酸。

■文：沙壹



■新藤兼人

反戰派導演

新藤兼人的遺作《戰場上的明信片》不但繼承他一貫的反戰思想，並且綜合他99年人生歷練的精華，用最溫柔敦厚的手法，對戰爭及軍國主義的無知與荒謬，賦予最深刻的嘲諷與批判。女主角友子（大竹忍）的命運也真夠苦的，丈夫森川在戰場陣亡，公婆怕她棄兩老於不顧，硬硬兼施迫她改嫁小叔。這段荒謬的情節不禁讓我想起新藤兼人的早期作品《鬼婆》(1964)。《鬼婆》講述在飽受戰火蹂躪的村莊裡，男丁都出征前線，遺下婆媳二人無以維生，最後淪為殺人越貨的冷血盜匪。媳婦後來與戰場上的逃兵相戀，婆婆恐她離家出走，每夜趁他們幽會的時候，戴上鬼面具去嚇唬內心有鬼的小媳婦。鬼面具不但將婆媳二人的矛盾更呈尖銳化，最可怕是同時喚醒了人性裡的自私、猜疑和妒恨，婆婆無法再脫下鬼面具，終於變成真正的「鬼婆」……

如果沒有戰爭，這兩婆媳會有如此可怕的下場嗎？不過，在《鬼婆》問世後的半世紀，新藤兼人年近百歲，對人性有更深刻的體會的時候執導的《戰場上的明信片》，所有的暴力已如過眼雲煙，友子也因此毫無怨言地接受公婆的安排再嫁。可惜最後連小叔也陣亡，公婆又先後離世，舉目無親的友子一個人死守着舊居，自耕自給，頑強地與生活搏鬥。由此可見，新藤兼人一方面批判戰爭，一方面又藉着友子歌頌日本戰後蕭條，平民自給自足，對物質生活一無所求的堅強民族美德。

對自我的救贖

至於男主角松山（豐川悅司）的故事，據說是新藤兼人於戰時的親身經歷。100個士兵以抽籤決定任務，松山與其他5人僥倖抽中不用上戰場的籤，但其他94人卻不幸戰死沙場，當中包括友子的丈夫森川。關乎100個士兵生死的任務竟然由抽籤決定，簡直是荒謬絕倫！但更荒謬的是，松山一點都不為自己能夠活下來而感到光榮，而當他戰後回鄉發現妻子竟然和父親私奔，他更為自己的際遇而感到萬分恥辱！子然一身的松山按照森川的遺願，將明信片送到友子手上。兩個同樣被戰爭害得



家破人亡的天涯淪落人藉着一張明信片而連結在一起，互相藉着對方的「不幸」反思自己的「幸」，終於產生了一段微妙的情緣。

松山提出共同生活的念頭，友子在心神恍惚中引起一場大火，將舊居的一切包括兩位亡夫空空如也的骨灰盒燒成灰燼。兩人同心合力在原地重建新居，此際竟然出現讓人震驚的畫面——誰又會想到這塊承載着友子畢生痛苦回憶、死氣沉沉的土地竟然可以變成一片茂盛而充滿生命力的麥田？這樣的結局，儼然新藤兼人晚年探討老人問題的名作《午後的遺書》(1995)的延續篇。

昔日一代名優蓉子，表面優雅如昔，實則心底裡無法面對年華老去，遂故意留下一塊大石頭等將來自盡的時候用來壓遺書。直到影片的結尾，經歷了許多事情之後，蓉子已經可以坦然面對年老和死亡；能夠讀懂蓉子心事的女傭豐子，撲通一聲，將大石頭丟入充滿生命力的潺潺流水當中。《午後的遺書》於此結束，但是如何才可以做到真正的救贖，還是要等到《戰場上的明信片》。原來在漫長的人生歷程當中，要拋棄的不僅是大石頭，還可能需要一把火（也可以是心頭的一團火），燒斷所有拉扯着我們前進追求幸福的執念，生命就會出現意想不到的奇蹟。除了新藤兼人，相信沒有人可以把人生拍得如此美麗，如此生生不息的充滿希望。這一刻，我好像聞到友子和松山身處的麥田散發出來的撲鼻清香，能夠活着已經太值得感恩了。（影片將於本月28日上映）

新藤兼人簡介：

日本導演、編劇。1912年4月22日生於廣島市，幼年家庭貧困，在動盪中度过。小學畢業後，開始立志從事造型藝術，後又熱心於電影。1937年參加《電影評論》徵稿，獲第一名，後當美術設計助手。戰後，拜溝口健二為師，後來先後有兩部劇本被選為佳作。1947年相繼拍成電影《望眼欲穿的女人》、《安城家的舞會》，他作為劇作家的地位開始被電影界承認。

1950年自編自導處女作《愛妻的故事》，一舉成名，於是開創了日本獨立製片的先驅模式。1952年攝製了《原爆之子》。為了挽救處於經濟危機中的獨立製片——近代映協，他又拍攝了超預算的《裸島》，獲得了意外的成功，並獲得1960年莫斯科電影節金獎。

除了《裸島》外，《裸的19歲》(1970)也獲莫斯科電影節金獎。1977年他創作的《竹山孤旅》獲莫斯科電影節導演獎。在電影藝術上，他以具有強烈震撼力的紀實性而聞名於世。他作品中所貫穿的對於「性」的描寫，已形成為自己獨特的風格。90年代他轉向老人問題題材的創作。1995年創作《午後遺書》，獲日本《電影旬報》十佳作品獎第一名。1999年創作《我要活》獲莫斯科國際電影節金獎。

2012年5月29日在日本的家中逝世，享年100歲。